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20卷 1—3

1929

SHORT STORY MAGAZIN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

第二十卷 第一號

小說月報

新年號

Vol. XX No. 1 January 10, 1929

小说月报 第二十卷 1—3号

郑振铎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 × 1168 1/32 开本 20.9/16 印张 700 千字

1984 年 10 月北京新版 198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800 册 定价: 2.90 元

图书分类号: I—55 统一书号: 10201·3:20(1)

小說月報

第二十卷第一號



邱比特與蒲賽克 Gerard 作

收藏巴黎 Louvre 博物院

目次

封面（錢君劭作）

邱比特與蒲賽克（Gerrard作）（三色編版）

論所謂「國學」……………何炳松（一）

且慢談所謂「國學」……………鄭振鐸（二）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選錄）……………胡適（三）

保羅哇萊荔像及其簽字

保羅哇萊荔評傳……………梁宗岱（四）

水仙辭……………法國哇萊荔著……………梁宗岱（五）

通過了十字街頭……………仲雲（六）

特洛哀的陷落（讀書雜記）……………西諦（七）

文氣的辨析……………郭紹虞（八）

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覺明（九）

漢唐間外國音樂的輸入……………賀昌羣（十）

荷馬系的小史詩（讀書雜記）……………西諦（十一）

蘇俄革命在戲劇上的反應：俄國白克許著……………劉穆(2)

隨筆

隨筆……………孫福熙(2)

藝術家……………孫福熙(2)

坐關……………孫福熙(2)

自然頌……………豐子愷(2)

趣味……………包羅多(2)

裝飾……………包羅多(2)

西方人所見的東方……………西諦(2)

講談……………謝六逸(10)

洋務職業指南……………穆羅茶(10)

『鄉地』聞異音有感……………第君(10)

叩門……………M D(10)

豎琴：俄國理定著……………魯迅(10)

蕭伯納像及其簽字

英雄與美人：英國蕭伯納著……………中暇(11)

警世通言（讀書雜記）．．．．．西諦（六）

黃昏的故事．．．德國支魏格著．．．．．耿濟之（二六）

紅的笑．．．俄國安特列夫著．．．．．梅川（八）

叢書書目彙編（讀書雜記）．．．．．西諦（一）

詩話叢話．．．．．郭紹虞（三）

阿志巴綏夫與「沙寧」．．．．．西諦（二）

沙寧．．．俄國阿志巴綏夫著．．．．．西諦（二）

渦旋．．．．．章克標（一）

弘治本「國志演義」的發見（讀書雜記）．．．．．西諦（一）

雲蘿姑娘．．．．．盧隱（一）

關漢卿緋衣夢的發見（讀書雜記）．．．．．西諦（一）

「攪天風雪夢牢騷」．．．．．王統照（一）

西遊記雜劇（讀書雜記）．．．．．西諦（一）

勃谿．．．．．彭家煌（一）

掛枝兒（讀書雜記）．．．．．西諦（一）

滅亡（一六）．．．．．巴金（一）

現代文壇雜誌

柴霍甫與高爾基 趙景深 (三)

俄國工人與俄國文學 趙景深 (三)

高爾基論謀殺 趙景深 (三)

農民詩人與俄國 趙景深 (四)

匈牙利的女小說家梅麗 趙景深 (四)

又是威爾斯 趙景深 (四)

現代澳大利亞文學 趙景深 (五)

德俄文學家相繼逝世 蒲 梢 (五)

蘇俄文人的職業組合 樊仲雲 (五)

柏格森像

安達西像

諾貝爾獎金消息一束 彭補拙 (五)

最後一頁 記者 (三)

論所謂「國學」

何炳松

關於所謂「國學」等等，我久有許多意見要發表。有一天，從工廠裏出來，和柏丞先生同走了一段路，他和我說起，他有一段意見要發表，那便是關於「國學」的。他說現在所謂「國學」實在太混雜不清了；根本上便不應該有什麼「國學」，根本上研究中國的東西便不應該全部混雜於一個所謂「國學」的「包羅萬有」的名辭之下。現在學問注重分工，關於中國的學問，如何的繁夥，即專精一門，已非容易，如何可以「胸實天地人三才」？「學兼九通廿四史」呢？況且「國學」一個名辭原也不該使用，因為歐洲學者將「中國學」(Sinology)與埃及學、巴比倫學、阿蘭學並視等觀，本已十分侮蔑了我們，我們又何必「過而登之」呢？我聽了他這一番議論，不禁喜歡得跳起來。那正是我自己所要說的話。當時我極力慫恿柏丞先生將他的這一場話寫出來，他說我也許也要寫一點什麼，他說好的，且待他回去寫寫看。第二天，我們又同路，他告訴我，已經動手寫了。到了第四天，他便將他的論所謂國學一文交給我。我近來很少有痛快的文章讀了，關於政論之類的文章以外讀了，柏丞先生的這一篇文章，正如蟹仗的時候，一口氣喝乾了一大碗的冰凍涼涼的醃醬湯，真是說不出的痛快舒適。我們應該感謝柏丞先生給我們這末好的一點好處。但讀了他的文章以後，我却禁不住要說幾句話，以補充他的未盡之意，且更有逼我不能不吐的所謂「國」什麼，「國」什麼，近來似乎更為風行了。自從欲將保險書拋到廟中所去的吳老頭子不開口了之後，「國學」便大抬起了頭；自從梁任公先生設入協和醫院被「洋人」草草埋葬的無端割去了一個腰子之後，「國醫」的信從者便一天加多一天！自從某先生開列了他的無所不包的國學書目以後，便大眾都來開書目，且竟有人以補正「國學書目」之故而受魯大學教授之職的，於是便有英雄豪傑，乘時而起，發揚國光於海外，太康和尙則在倫敦，巴黎，柏林，宣傳中國的佛教思想，陳煥章博士則在倫敦朗聲誦「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理論，猶歛瘞或一切「國」產的思想與出品為萬歲然而我們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而去觀察這些比「國貨運動」還要狂熱的「國」什麼運動，我們便知道這種盲目的國產思想與出產的提倡，其苦危於中國民族的前途，真是「言之不盡」！充其量這種狂熱的盲目的「愛國運動」實為欲飲止渴，絕無補於我們的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我們要的是國權，飛機，不是千百千萬的「國士」，「勇士」，我們要的是千百個科學家，專門研究者，不是幾萬萬個的「國學大家」；我們要的是能拯救國民的貧乏與愚昧的人，不是狂熱的盲目的愛國者；總之，我們要的是科學，是步武西方，以建設新的中國，却不是什麼「國學」與「國醫」與「國技」；我們要的是發展，却不是僅僅的所謂「保存」。不知不覺的閒話說得未免太多了，高明之士也許會有同感罷。下文專就所謂「國學」立論，第一篇是柏丞先生的論所謂國學，第二篇是我自己的且淺譯所謂國學。

鄭振鐸

近年以來，國人對於所謂『國學』的研究，非常熱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因為我國既然有了二千多年的學術，在世界的學術上應該佔有相當的地位；那末我們自己就得負起這種研究的責任，不應該專讓西洋學者來代我們做整理的工夫，更不應該自己閉了眼睛，專去跟了西洋學者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學術，所以以我以為我們熱心研究國學，是一種正當的而且亦是應該做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近來國人對於國學一個名詞，或者誤會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義，來做許多腐化的事情，我以為如此下去，不但我國學術有永遠陸沉無法整理的危險，而且由國學兩個字生出的流弊層出不窮，將來一定要使得我國的文化永在混亂無望故步自封的境界裏面。我因為見到這種情形，所以要仿現在時行的辦法，提出一個口號來，這個口號就是：

『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烟瘴氣的國學』

現在讓我把國學應該推翻的理由一一敘述出來，請大家加以平心的考慮。

第一，國學兩個字的來歷很有點不清，我嘗嘗自問國學兩個字究竟從何而來？我在中國書中總是查考不出他的來歷，後來我才想到他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譯出來的，原來西洋學者近百年來對於我國民族語言文字歷史等，很有熱心研究的人，終以我國書籍浩博，一時不容易理出頭緒來，所以不得已祇好暫時混而稱之為『支那學』(Sinoology)，據我個人的推測，西洋人所以造這個名詞恐怕有二層

意思：第一因為中國的事事物物太廣大了，太繁雜了，一時無法理清，而又不能沒有一個名詞去代表這種極廣極繁雜的研究，所以不得不造出一個名字來，便於稱呼；第二因為中國的事事物物還在混亂的狀態裏面，他們隱約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字、語言和歷史對於世界文化都有相當的貢獻，但是恐怕一時整理不好，價值未定，所以混稱為『支那學』，表明他還是一團糟，西洋人的意思無論他是好的或者惡的，原來於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居在中國人的地位上講，我們對於這個名詞，就似乎應該有不同的感想，我以為就我們自己方面看去，這個名詞，實在是西洋人給我們的一種侮辱；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國恥，我們決不應該俯首的接受他，我們應該提出強硬的抗議，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一個理由。

其次，國學兩個字的意義，我總覺得他廣泛模糊，界限不清。孔老夫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以為國學兩個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國學』是什麼？現在誰能下一個合理的定義？試問國學的聲浪鬧了這許多年，我們所得的成績究竟有多少？這不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例證麼？西洋的學術無論他是屬於哲學或者屬於科學，沒有不以論理學為根據的；而論理學上基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我們對於中國學術上正名這一步基本的工作還沒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國的學術，我以為這是古今中外的學術界未曾有過的笑話，這是國學應該打倒的第二個理由。

其次我覺得國學兩個字犯了我國向來囫圇吞棗的大毛病。我們中國人向來最大的毛病就是人人要想做到『萬物皆備於我』的聖人，結果往往弄得本身一物亦不備。這種精神最是違反現代科學的精神。現代科學的精神在事業上注重絕對的分工，在學術上注重絕對的分析。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原是一句人類經驗上的格言，我們中國人始終要以『有涯』去拼『無涯』，所以弄得始終在『殆矣』的境界裏過活。我以為國學兩個字，就是我們這種反科學精神的流露。我們到現在難道還不知道囫圇吞棗的毛病？還不知道分析工夫在現代學術上的重要？我嘗嘗看見許多很聰明的青年因為要維持國學家頭銜的緣故自己一個小小的腦袋裏一定要把一部偌大的四庫全書全都裝進出，結果往往把自己弄得不經不史不子不集，自己亦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人，自己幹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自己腦袋裏裝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我國全國的青年差不多都變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寶貴的光陰都虛度在一大堆的故紙裏面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應該負的責任麼？我們如果要取法西洋人的科學精神，非從分析研究分工進行入手不可。國學兩個字是反分工的，反分析的，換句話說，就是反科學的。我們真要提倡科學的精神，非推翻他不可。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三個理由。

再次，我們大家都知道現代德國、法國、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學術都是很發達的，而且我們中國人都已經公然承認自己不及他

們的。那末何以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德國學、法國學、美國學、英國學和日本學？而我們中國獨有所謂『國學』？我們知道德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科學和史學，法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文學和哲學，美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各種新的社會科學，英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文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日本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供獻是東洋的史地學。他們對於世界的學術都是各有供獻，但是他們都絕對沒有什麼國學！我們試問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種國學，那末中國國學的特質是什麼？他的真價值究竟怎樣？他對於世界學術究竟曾經有過一種什麼供獻？假使我們自問對於中國國學的特質、價值，和他對世界學術的供獻，我們都一點不知道；那末所謂『國學』究竟是什麼東西？還不就是『一團糟』的別名麼？還不就是廣義的『經史百家雜鈔』麼？所謂提倡國學或者研究國學不就是大吹大擂，自欺欺人的把戲麼？我們要知道這種專掛金字招牌的辦法，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決不容許的了。我們試再想一想：我們有所謂『埃及學』，因為埃及早已亡國了，古代埃及人早已死完了；他們學術的內容怎樣，價值怎樣，對於世界的學術有什麼供獻，都還在一個糟的狀態裏；所以西洋學者不得不代已亡國的埃及和已死完的埃及人負起越俎代庖的責任，來代他們發見埃及學術的內容，估定他的價值，而且明定他對於世界學術上有什麼供獻。另外還有所謂『亞述學』，所謂『東方學』，他們的意義都是如此。我們中國現在依然是中國，中國民族依然是中國的民族，為

什麼我們自己不能明白自己學術的內容？不能估定他的價值？不能明定他在世界學術上的地位？這不是我們讀書人的奇恥大辱麼？現在我們假使還要仿西洋學者對待埃及亞述的學術的辦法，厚起臉皮用國學兩個字來對待本國的學術，掩飾自己的沒出息，這不但是盲從，簡直是毫無心肝了。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四個理由。

以上我所提出的四大理由：就是（一）來歷不明，（二）界限不清，（三）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團糟的態度對待本國的學術，都還單就國學兩個字本身而論。我們已經覺得國學這個名詞，真不愧『烏烟瘴氣』四個字的評語；我們已經應該竭力的去推翻他了。另外我覺得還有三個理由，雖然不屬於國學的本身，却是和國學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亦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就是我國近來『國』字的風靡一時，好像中國無論什麼一種醜東西，祇要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样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調子，現在不叫做小調而叫做『國樂』了，賣狗皮膏藥的勾當，現在不叫做走江湖而叫做『國醫』了，甚至前一個月上海四馬路上的餛飩舖，亦要叫做『國菜館』了。這樣類推下去，那末小腳，辮子，鴉片，等等東西，亦都可以叫做『國脚』，『國辮』或者『國煙』了。這不但弄得『斯文掃地』，而且『國』字竟變成一切妖魔鬼怪的護身符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所引出來的流弊麼？我們要澄本清源，當然非先將謬種拔去不可，這亦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

第二，就是現在我國凡百物事，祇要加上一個國字，就好像完美異常，我們可以不再加以改良了。我們中國近百年來所以沒有進步，最大的原因本來就是自大。現在的國字，豈不就是自大精神的表現麼？我們還有一個不進步的原因就是缺少南宋史學家『無我』的精神，主觀很強，往往自以為是。現在的國字豈不就是主觀精神的表現麼？一個人自大自是，他就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一個民族自大自是，當然亦是如此。我們天天希望自己和民族能够有長足的進步，天天鼓吹西洋科學的精神和客觀態度；而我們同時天天提倡什麼國學，天天培養自誇自大的精神。這種南轅北轍的笑話，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恐怕祇有我們中國人才鬧得出！這不亦是國學兩個字所引出來的流弊麼？這又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

第三，就是國學的國字，顯然表出一種狹小的國家主義的精神。這不但違反我國先賢所主張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大同的精神，而且亦違反西洋學者所主張的『知識無國界』那種學術公開的精神。學術是世界人類的公器，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上，常常以毫無貢獻受人家責備；我們正應該急起直追取學術公開的態度，把自己的學術整理起來，估定他的價值，公諸世界。這是很正大光明的態度，又何必高高標起國學兩個字，一面表出我們據為私有的狹量，一面表出深閉固拒的態度？這亦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我們試再回頭看一看：中國幾千年來多少天才，因為要想做一個無所不通的『國學家』的緣故，往往弄得『畢生盡力所得幾何』。

至於「白首窮經毫無所得」的更是不知其數，這是我國民族的大損失，這亦是我國學術的大損失！我們試想朱熹這樣天才，假使能够專心研究自古以來的理學，不要再去做史學和文學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現在所做到的加上幾倍？我們試再想朱彝尊這樣天才，假使能够專心向文學方面去發揮，不要再去做史學和經學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現在所做到的加上幾倍？我們試再想章學誠這樣天才，假使能够專心去發揮他的史學原理，不要再去做文學和經學的工夫，他的造就要比他現在所做到的加上幾倍？我們大家為什麼不屑分頭去澈底研究中國學術上的一個小部分或者一個小問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聽朱熹的話，一定要站在「大壇場」上，不願走進「壁角」裏面去？為什麼我們都不願聽程頤的話，「一草一木都有理，皆須格」？我以為國學兩個字正好比之朱熹所說的「大壇場」，我們應該先問什麼是「大壇場」？「大壇場」究竟在什麼地方？這不是空中的樓閣麼？我們倘使再繼續宣傳什麼國學，或者研究什麼國學，那一定要和朱熹想站上「大壇場」一樣，永遠不成功，一定要弄到「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的地步，徒使得不主張讀書的陸九淵在江西「聞之色喜」，所以我以為我們如果真真要想整理中國的學術，我們應該先把幻想中的「大壇場」一火燒掉了，換句話說，就是先把國學推翻了，同時大家分頭去做程頤所說的「一草一木都有理，皆須格」的工夫，才是正當的辦法！

我們要知道西洋學者雖然代中國的學術起了一個混名，叫做

「支那學」，但是事實上他們着手研究的時候總是取分工進行和分析研究的辦法，德國的雷赫特和芬（Rechtshofen）和美國的威利斯（Willis）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國地理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比利時的多桑（Duclos）和英國的霍爾維特（Hornvorth）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國元代史蹟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英國的攸爾（E. H. Carr）和摩爾斯（Morse）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西交通史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美國的勞倫（Laurel）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以研究西域植物傳入中國考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

我們既自命為國學專家，為什麼要讓瑞典的安特生（Andersson）來代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石器？為什麼要讓美國的卡德（Carter）來代我們研究中國印刷術的西傳？為什麼要讓法國的伯希和（Pelliot）來考訂敦煌石室的古籍？為什麼要讓法國的考狄厄（Cordier）來代我們編中國通史？為什麼要讓日本的桑原隲藏來代我們研究諸葛亮，來替秦始皇帝伸冤？我們研究國學的人為什麼要等到西洋人賞識大唐西域記才去研究慈恩法師？為什麼要等到西洋人賞識諸番志才去研究趙汝適？我們既然自己有國學，為什麼要從荷蘭出版的通報（Young Fio）這類出版物中去翻譯中國的史料？像這一類問題，真是可以無限的寫下去，我們應該請求我國的國學家給我們解答。

我的意思以爲這就是因爲西洋人對於所謂支那學能夠用分工的辦法和分析的工夫來研究的緣故。我們中國人天天在那裏提倡國學，却天天在那裏翻譯西洋學者研究支那學的作品！這種閉了大門打鑼鼓的戲法，在現在世界上恐怕祇有我們中國人才做得出來！

我因爲想到上面所述的種種情形，所以我主張我們如果抱有整理本國學術的誠意，第一個大前提就是

『推翻國學』

現在再讓我提出幾個問題向國內學術界請教：

我們研究史學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文學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文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哲學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天算的人，爲什麼不願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天文和算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當現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極發達的時代，是否還想要做一個『大壇場』上的『萬物皆備於我』的朱熹？中國的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歷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中國的文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文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中國的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哲學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中國的天文算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天文文學家算學家我們不屑屈就麼？因爲有上面的種種問題，所以我主張我們如果抱有整理本國學術的誠意，第二個大前提，就是：

『請國學家降尊紆貴來做中國學術上一小部分的徹底研究工夫』

我已經把國學應該推翻，以及中國學術應該分工徹底去研究的理由，大致都說明了，現在再讓我提出一點實際上進行的辦法。

我的意思我們對於中國學術的各流派如史學文學哲學科學等等，都應該各加以三大步研究的工夫：第一步先研究某一科的特質怎樣，第二步再用現代科學的眼光去估定他的價值。第三步再把他和世界學術中同一科作一個比較，來斷定他對於世界的學術有何等程度的貢獻。例如我們研究中國的史學，就中國史書的體裁講，我們有編年體；有紀傳體；有由紀傳體旁支側出的史表、志書和目錄；有紀事本末體；有從司馬遷到鄭樵所主張的舊通史體；有章學誠所主張的新通史體。就史學原理的著作講，我們有劉知幾對於編年紀傳兩體下總批評的史通；有章學誠發揮他新通史主張的文史通義。再就自古至今的中國史籍講，我們除四庫全書中乙部的書籍外，還有從前誤入經子集之部的書，兩共有這許多卷，我們假定這都是中國史學上的特質，我們再用現代新眼光來估定我國各種史籍體裁是否都宜於保存史料便利參考，應該全部繼續維持；或者有度種太是陳腐不合用應該就此打倒；或者有幾種義例很精文章很富，保存材料很多，我們應該儘量保存他而且加以發揮。史通和文史通義中的史學原理，那幾個是合於現代科學的精神？那幾個是違反的那幾個是合於本國而不一定合於世界的史學科學的，我們應該提

出來加以發揮，不合的就應該打倒，再就史籍的數量講，我們中國的史籍是否較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為多？是否多而且精，還是多而無用？於是我們再通盤把中國史學的價值估計一下，把他和西洋史學加以大體的比較，那末中國史學的長短利弊，和對己對人的供獻，就大體可以明白了，我以為這種辦法，雖不敢說是最正當的辦法，但是至少總要比從前妄想站上『大壇場』和現在跟着西洋人走的，支那學者來談整理國學的那兩個辦法着實了一點。

我上面所舉的不過是一例，而且一個範圍較大的例，上面所說的，不過是進行步驟的大概，不是細目，但是我想我所主張的辦法，大體可以略見一斑了。

我覺得近年來西洋學者在我們中國學術裏面發見了不少的天才，平反了不少的冤獄，中國還沒有滅亡，中國民族還沒有滅種，但是中國學術界的天才要讓西洋人來代我們發見！中國學術界中千古的沉冤要讓西洋人來代我們平反，這真是中國學術的不幸，亦是中國民族的恥辱，我們從此以後應該服膺我們古代聖賢所說的

『由博反約』的格言，取法南宋史學家『主敬』和『無我』的修養，用分析的工夫，打破了國界，放開了眼光，各人專心致志用第三者的客觀態度分頭去澈底研究各人性和之近似的中國學術上一個小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讓我們大家趕快把那『大壇場』的金字招牌收下來，讓我們大家分頭都藏到『壁角』裏去，老老實實做一點文學的，史學的，哲學的，科學的或者其他各種學術的小工作，讓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各人去研究出中國文學史，哲學史，科學史的特質是什麼？中國的文學史，哲學史，科學史等本身有什麼價值？衡以西洋科學的標準以後，是否還是有價值？把他們和世界全部的文學史，哲學史，科學史比較一下，他們在世界上的學術上究竟有沒有地位？假使有地位，他們的地位是否重要？我以為我們一定要這樣辦，我們才對得起我們自己，才對得起我國的學術，才對得起我國的先賢，亦一定要這樣辦，我們才對得起世界，對得起人類，不過我們要想辦到這一層，第一步先得要：

『推翻烏烟瘴氣的國學』

且慢談所謂「國學」

鄭振鐸

所謂「國學」，雖然經過了好幾次的厄運，經過了好幾次的似若「淪亡」的危境，然而牠終於在如今又抬頭起來了。所謂國學要籍的寶庫，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之類，每個中上等的家庭裏，幾乎都各有一部；而古今圖書集成也有了資格和英國百科全書一同陳列於某一種「學貫中西」的先生們的書架上。幾種關於「國學」的小叢書，其流傳之盛，更百倍於所謂「科學小叢書」。向來只賣皮脊金字的洋裝書的人，如今也要搜集所謂線裝的古書了。做了幾任的「剛白度」的人，如今也要集宋、金、元本的名著了。每一個大學開了門，總有一個所謂「國學系」；每一個圖書館建立起來，總要在書架上安置了一大批的「國學必讀書」；每一位國學大師也總有他的許多信徒與羣衆。自國學書目開列出來以後，總算是「旅開得勝，馬到成功」了。當然的，這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一個收穫，意外的一種奇蹟；反之，如果開列了國學書目而沒有這種收穫，那才可算是一種意外，那才可算是一種奇蹟呢！二三十年來的根深柢固的傳統的意识，

想，又加之以人人所有的近乎天性的愛護鄉產國物的狂熱，當然的只要有人提倡便會蓬蓬勃勃的如琉璃瓶的頭上一觸上小火星似的熊熊的大放光明了。當着國學愛護者在高喚着「國學淪亡」時，其實「國學」並沒有真的「淪亡」，不過一時被忙碌者所忽視，有若冬蟲之暫蛰而已。到了春雷一震，「制禮作樂」的時代一來，百蟲萬獸，當然的一切皆要蘇生了。

我們且研究這樣的一種「國學」的蘇生，究竟是不是一種的「文藝復興」，是不是今日中國所最需要的一種舉動；究竟所謂「國學」的一種東西，是不是如今每個人所必要研究的學問；是不是每個要替中國辦事的專門家所必要涉獵的門徑書。

開國學書目的先生們當然都要回答一聲「是」！他們還要反覆叮囑的說，出洋研究工程、機械、或飛機駕駛的人，都不能不讀讀十三經、廿四史、九通，但我們卻要直捷的答牠一個，兩個，三個的「不是」！「不是」什麼理由？且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所謂「國學」的一種東西的內容。